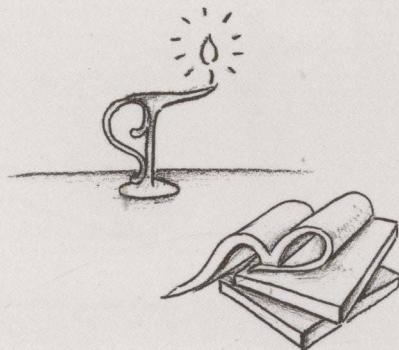


通识书系 · 重拾民国经典

论诗

蒋伯潜 蒋祖怡 ◎著



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

论

蒋伯潜 蒋祖怡

◎

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诗/蒋伯潜,蒋祖怡著.—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2.6

(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

ISBN 978 - 7 - 5638 - 1527 - 2

I. ①论 … II. ①蒋 … ②蒋 … III. ①诗歌史—中国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6140 号

论诗

蒋伯潜 蒋祖怡 著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s.com>
E-mail [publish @ cueb.edu.cn](mailto: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37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1527 - 2/I · 10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给年轻读者编选的民国学术、文化普及读物

——“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出版总序

这是一套给年轻读者编选的民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文化普及读物。她着眼于将民国那些虽经岁月沉浮，仍不掩其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化普及图书汇而成集，精编细校，统一装帧，以丛书形式陆续重印、推出，目的在于使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非专业读者都能够体验民国学术的趣味，感受民国学者的治学风范。

人文社科学术普及读物和学术专著虽然在专业性、受众面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但二者对学术积淀、学科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无高下之分。相对于学术专著而言，普及读物更带有“通识”的性质，尤其是那些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易于为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凝聚着一代学界名流学术素养和研究心血的文化精品，其价值更是自不待言。有鉴于此，注重选题的科学与文化内涵，突出选题内容的可读性和普及性，自然成为贯穿于这套“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丛书出版全程的编辑思想和出版理念。

当然，出版这样一套涵盖众多重要或传统学科门类的丛书，无论是作者、书目、版本的选定，文字的校勘，抑或用当今读者熟悉的简体字横排方式整理、排版，都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何况厘清民国相关出版物的出版脉络、寻找民国相关图

书的底本或线索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由衷期望能够得到更多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朋友对我们这项工作的关心、指导和帮助，鞭策我们把这套丛书做好。

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周谷城先生在他生前，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主编的“民国丛书”（民国学术著作影印版大型丛书）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个时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我们期许，收入“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中的这些作品，能够成为当今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接近乃至步入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桥梁，成为领略民国时期学术文化风景的窗口。

写在前面

蒋伯潜(1892 ~ 1956),名起龙,浙江富阳县新关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六岁丧母,曾在杭州开泰钱庄当学徒。1907年考取杭州府中学堂,1911 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经济拮据,回乡任小学教员四年,1915 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开始接受钱玄同、胡适、马叙伦、鲁迅等人的启迪和熏陶。1919 年毕业后,因祖母新丧,家遭变故,回浙江辗转于省立第二中学、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诸校任教,逐渐成为当时浙江之名师。1927 年任《三五日报》主笔后,文名鹊起。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同时兼任世界书局特约编审。上海沦陷后,回家乡在富阳县立中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1948 年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1955 年秋,调任浙江文

史馆研究员。

蒋伯潜先生文思敏捷，于经学、文学，均有很深造诣，所著《十三经概论》、《经学纂要》、《校讎目录学纂要》、《诸子通考》、《诸子学纂要》、《文字学纂要》等，颇为学界所重。近年来，英国皇家图书馆、美国纽约图书馆和日本弘前大学图书馆等国际著名图书馆，纷纷函索他的遗著。蒋伯潜先生的著述在国际学术界已有一定的影响。

蒋祖怡(1913 ~ 1992，蒋伯潜之子)，1937 年毕业于江苏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历任中学国文教员，上海世界书局编辑、编审，1946 年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1947 年转入国立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杭州大学中文系，曾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备受迫害与摧残，损腰折齿，藏书与手稿全部被抄，因而两度中风，致半身不遂。虽遭此劫难，却身残志坚，仍坚持治学，埋头撰述。

蒋祖怡先生存学深思，勤于笔耕。著有《文章学纂要》、《史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中国人民文学史》、《王充卷》、《文心雕龙论丛》、《文则》、《罗隐诗选》、《钟嵘诗品笺证》、《全辽诗话》等。

蒋伯潜、蒋祖怡父子合著的著作计有《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剧》、《论诗》、《词曲》、《章与句》、《字与词》、《体裁与风格》等十余种，其中，《骈文与

散文》、《小说与戏剧》、《词曲》以及前述蒋祖怡先生所著《文章学纂要》、《史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这六种专著现均流行于台湾地区，有的重印十次之多。

《论诗》1946 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47 年 2 版，1948 年 3 版；原书名为《诗》，1986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时改名为《论诗》。现在我们将其纳入“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系列图书，重新予以编排出版。此次出版，在文字上，我们以 1948 年版为底本，同时参考 1986 年版本，对书稿进行校订加工。编校过程中，除了纠正书中个别明显错讹，还对原书与现行标点符号规范用法不同的少量标点符号作了改动。

蒋伯潜先生之孙、蒋祖怡先生之子蒋绍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绍忠（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等先生为我们重新出版蒋伯潜先生、蒋祖怡先生之遗著给予了热心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书的底本或线索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由衷期望能够得到更多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朋友对我们这项工作的关心、指导和帮助，鞭策我们把这套丛书做好。

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周谷城先生在他生前，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主编的“民国丛书”（民国学术著作影印版大型丛书）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个时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我们期许，收入“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中的这些作品，能够成为当今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接近乃至步入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桥梁，成为领略民国时期学术文化风景的窗口。

目 次

1	第一章 诗的起源
13	第二章 诗的本质及其定义
29	第三章 诗经与楚辞
45	第四章 “四始”“六义”与后来的影响
59	第五章 古诗的发生
75	第六章 古诗的演进
87	第七章 古乐府与新乐府
105	第八章 唐代近体诗的成立与漫盛

121	第九章 宋诗与清诗
137	第十章 欧洲诗史
145	第十一章 新诗的创作与译作
159	第十二章 旧诗的类别
179	第十三章 文字上的修饰与安排
193	第十四章 从诗的用韵说到诗韵
203	第十五章 诗的音乐性和诗的声津
217	第十六章 对偶与诗句的变化
229	第十七章 格式与结构
249	第十八章 典故与性灵
265	第十九章 中国诗的批评
279	第二十章 旧诗之病与诗的新途径

第一章

诗的起源

诗是文艺中产生得最早的作品。在未有文字以前，已有了口头文学——诗歌——了。诗歌发生的原因，各说不同。伊科维兹以为原始人类在劳动时，伴着一种有韵律的歌，即是诗歌的起源，在 Botocados 地方的未开化民族之歌词中，有许多是因得着食物而欢欣的歌词。E. Casalis 的 Les Baggontos 族有这样的话：“水手合着自己的楫的运动而歌；挑夫一面走，一面唱歌；主妇在家里，一面舂东西，也一面在唱歌。”波格达纳夫在《新艺术论》中也说：

诗歌开始于人类语言发蒙的时候，陪伴着原始人的努力之自然的呼声，是字句的胚胎。这些呼声由动作中产生出来的。它们正是动作之自然而明白的表示，这些劳动的呼声，即成为劳动歌的根源了。唱歌不单是一件娱乐的事，当人们在劳动的

时候，歌唱可以使他们联合努力，给他们以和谐与一种节奏……诗歌第二个根源是神话，神话也是一般知识的开端。……诗歌里，初步的暗喻常常保存着，自然的人格化，依旧是诗歌最重要的方法。

但是除了“神话”和“劳动”以外，诗歌发生的原因实在很多很多。一种是男女爱情的媒介，也是性的引诱。生物中性的引诱，大抵从他们自己身体上的一种官能的美感所发生的，像雄鸡羽毛的美丽，啼声的雄亮，足以引诱雌性的追求；又如雌猫在春天会发出歌唱似的鸣声，以引起雄者的注意。原始人类利用舞蹈来作引诱之外，更利用歌唱来表示成功失败或引诱的。在民歌里也保存着这种原始的歌谣。例如苗、徭民族的情歌：

金龙族，日夜相思路难通，寄歌又没亲人送，寄书又怕人开封。

六朝时的《子夜歌》也实在就是当时的情歌：

碧玉破瓜时，郎情为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听郎抱。
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腕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览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

《诗经》中也有许多恋歌，诗序上说它是讽刺，其实完全是误解的，现在也选一首来举例：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蕘兮，女曰：观乎？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

第二种原因是喜悲的抒发，原始人类有喜怒哀乐之情，便随意哼出来，变成诗歌。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完全是自然的流露，和后来的诗的“口占一绝”不同。抒情诗，便是这样产生的。蔡元培说：

他们的歌词，多属于下等官能的范围，如大食大饮等。关于男女间的歌也很少说到爱情的，很可以看出来利己的特性，他们总以为是自己命运发感想：若是与他人表同情的，除了惜别与挽词，就没有了他们的同情，也限于亲属，一涉外人，便带有注意或仇视的意思。他们最喜欢嘲谑，有幸灾乐祸的习惯；对于残废的人，也要用诗词嘲谑他。偶然有出于好奇心的，如澳

人初见火车的喷烟与商船的鹢首，都随口编成歌词。他们对于自然界的伟大与美丽很少感触，这是他们过受自然压制的缘故。维依士企摩人有一首诗描写山顶层云的状况，是很难得的。他的大意如下：“这很大的珂纳克（Koonak）山在南方，——我看见他；——这很大的珂纳克在南方；——我眺望他；——这很亮的闪光，从南方起来，——我很惊讶。——在珂纳克山的那面，——他扩充开来——仍是珂纳克山——但用海包护起来了。看啊！云在南方是什么样子？——滚动而且变化；——看啊！云在南方是什么样子？——交互的演成美观。——山顶所受包护的海，——是变化的云；——包护的海，交互的演成美观。”

第三种是崇尚战争的缘故。原始人们无日不在争斗中，尚武是普遍的现象，诗歌因鼓励战争或崇尚战争而产生了。这和蟋蟀在战斗时或战胜以后的鸣叫是同样的原理。例如蒙古的民歌里有这么一首：

可汗如太阳，高高生东方，威德之所被，煜为天下光。部属如草木，小丑如冰霜，草木日以长，冰霜日消亡，大阳有出没，可汗寿无疆。

南北朝时，北方的歌词，也有尚武的精神，如《企喻歌》、《琅玕王歌》以及《折杨柳歌》等等，例如《折杨柳歌》的：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蹀躞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杜甫的前后《出塞》也是仿效的作品。在《诗经》里，《秦风》的《无衣》也是一首尚武的民族歌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第四，是起源于祀神时的媚神用的歌词。祀神的时候，一面舞蹈，一面嘴里哼着曲子，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的惊奇统奉之为神明，既然对它有了恐怖的念头，便不得不媚之以歌舞了。这种舞曲，一方面是祈祷的话，又一方面是历史的再现，这是史诗与剧诗的起源。蔡元培在《美术的起源》中又说：

有些人说诗歌是以史诗起的，这不过因为欧洲的文学史，从荷马的两首史诗起，不知道荷马以前，已有许多非史的诗，不过不传罢了。大约史诗的发起，总在抒情诗以后。澳洲人与

Minoopic 人的史诗，不过参杂节奏的散文，惟有依士企摩的童话，是完全按着节奏编的。普通游猎民族的史诗，多说动物生活与神话，依士企摩人多说人生。他们的著作都是单量的，是线的样子。他们描写动物的性质，往往说到副品为止，很少能表示特别性与奇异行为的。说人生也是这样，总是说“好的”“坏的”这些普通话，没有说到特性的。说年长未婚的人，总是可笑的；说妇人总是能治家的；说寡妇总是慈善的；说几个兄弟的社会，总是骄矜的、粗暴的、猜忌的。

又说：

多数美术史家与美学家，都当剧本是诗歌最后的产物，这却不然，演剧的要素，就是语言与姿态同时发表，要是用这个定义，那初民的讲演就是演剧了。初民讲演一段故事，从没有单纯口讲的，一定随着语言，做出种种相当的姿势，如布西曼人遇着代何种动物说话，就把口做成那一个动物的口式。依士企摩的讲演，述哪一种人的话，就学那一种人的音调学得很像。

这是祀神的诗歌的演变。祀神诗是史诗的先声，也是诗剧的先祖。祀祭歌先是祀神，再是祀人。《诗经》里的《颂》是祀祖宗用的，可见这时代已由祀神而转于祀人了。但汉代魏代的郊祭歌辞，也有